

## 舊時代 新女性

吳嘉麗

(本文為七年前母親過世時的紀念文)

母親常說她出生於辛亥革命前一年。從小隨著在報社工作的外祖父來往於天津與北平兩地。外祖父喜歡喝個小酒，母親常陪著老人家一起飲酒吟詩。母親常向報紙的副刊投稿，她曾以筆名「似非」寫過一篇〈悼亡犬小灰〉；另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〈租『借』還是租『界』？一字之差〉。數年前在天津開會，我特別到當年的法租『界』繞一圈，希望捕捉一點當年的情境。為了躲避當時軍閥的追捕風聲，母親曾隨外祖父在租『界』內住過一段時間。外祖母祖籍東北，因此母親幼時也曾在錦州住過一陣子。

生長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，母親也不免短暫纏足。母親雖然只有初中肄業，卻寫過好幾篇小說。可惜戰爭與遷徙，毀去了那個時代多數人的珍貴留念，讓我們無緣閱讀母親年輕時的內心世界。母親對傳統章回小說有深刻的記憶，尤其是《紅樓夢》裡的人物、詩詞，更是如數家珍。當年由於可以隨時開口問母親「××是誰的丫鬟啊？」讓我輕鬆順利的讀完這本人物複雜的偉大著作。母親也喜歡閱讀新時代的小說，當年她曾介紹我閱讀馮馮、紀剛、孟瑤、華嚴等作家的小說，甚至瓊瑤的《幾度夕陽紅》也是母親非常喜愛的一個長篇。

抗日戰爭讓很多年輕人都到了大後方，母親與父親便在此相遇。母親曾在宜賓電台擔任文書工作，從片段的敘述中，得知母親曾為自己的權益寫信投書，決不輕言放棄。抗戰勝利後仍然是一連串的動盪，陰錯陽差，母親沒有機會返回北方故鄉，再見親人。五十年後我帶回一張北京海淀老家四合院棗樹的照片，年邁的母親已經不再激動了。

解嚴後不僅找到了母親從未謀面、同父異母的弟弟，居然還有年長的表哥稱母親為「姨母」，母親不是獨生女嗎？一連串的疑問才讓母親說起塵封已久，顯然不想回憶的往事。唉！母親可以說是「世紀女性」，幾乎走過了整個二十世紀。前半世紀的動盪也曾是很多人的悲歡離合，十年前父親過世時，母親親題輓聯如下：

滌兄夫君靈右

在渝相識 締結了啼笑姻緣 幾番風雨 連理依舊 鶼鶼情深 蓮開並蒂  
猶記花前池畔 笑語纏綿 回首前塵 如夢如幻 空留回憶話當年

來台定居 度的是悲歡歲月 仰事俯畜 共體時艱 萱堂昇西 兒女有成  
正是含飴弄孫 安享餘年 突聞大變 肝腸寸斷 此後獨守夜黃昏

拙妻鄭蘭蓀泣輓

不論用字對仗如何，這張留下來的文稿，是母親內心深處的真情告白。

當我們幾個孩子都在學讀書時，正是家庭經濟最艱苦的時候。母親為了家計，也為了自己經濟獨立，不必伸手向人要錢，毅然北上工作，寄錢回家，常添購一些令我們喜愛的物品，也不時報導她在台北的見聞。母親話不多，不喜串門聊天，說長道短。但是她豐富的感情，除了不時流露於書信外，更曾在我就讀國外期間，錄了一卷自己唱的老生平劇寄給我，可惜當時不知珍惜，返台時竟未帶回。母親影響我至深的言行如「說話不要那麼傷人」，印象中即使與父親吵架，母親也從未說過一句刻薄的話。「什麼人都不可靠，人只有靠自己」，我懂母親的意思，因此從來就沒想過生活要倚賴他人，從小勤奮自立。六十多歲時，母親還在用小楷抄寫金剛經，我勸她不要如此傷害眼睛，她說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。」答應人家的事，一定要做到。

早年住南部時，母親常陪祖母一起去佛堂寺廟，也常與如平、慧峰、清巖幾位法師談論佛理，四十歲以後便長年茹素。眷村裡有一位老爺爺，母親除了跟他談佛學外，也請他把脈看病，向他學習中醫藥理，甚至太極拳、八段錦。後來母親常自己寫藥方，叫我們按方抓藥。母親對生死處之泰然。她說過她絕不會自殺，但是也不願苟活。十年前就寫好了遺書，準備好了身後的穿著。遺書中明白交代，病危時不要過度的急救，不要氣切，往生後要如何處理身後事，連要捐錢的幾處地點和帳號也都一一寫下。

母親是一位生長在動亂時代，略讀詩書的平凡女性。她見證了時代的變遷，也走過了苦難的歲月。遺憾的是在她最後的十年，由於體能退化，不克親返故鄉，重遊舊地。但是我們都知道母親還是很欣慰兒女孫輩的自立有成，以及得知故鄉親人的消息。母親堅毅勇敢地走完她的一生，相信半生虔誠禮佛的母親一定會蒙佛接引，登上極樂淨土。

吳嘉麗  
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